

臺南，光陰裡的遊蕩

門諾醫院心臟內科 吳靜芬醫師

自己奶奶和父親是臺南人。所以臺南于我，一直有著某種血濃於水的牽絆。臺南這兩個字，彷彿是胎兒在母親子宮裡會聽到的，溫暖心房的浪潮聲，聲聲輕搖，緩緩心安。

學齡前，父親與奶奶談到臺南，那是話語裡頭珍惜的，家鄉的美好，他們熟悉但我模糊勾勒輪廓的香格里拉。小學時談到臺南，那是校外旅行時會去的地地球璣，文化誕生與流傳之地。

再大一點，我談到臺南，那是一段與奶奶牽手走過的長長鋪著不知名落葉的路後，奶奶遞給我的熱騰騰白胖胖，剝開後肉香四溢的不知名包子。

那是一種，很單純的滿足。

這次被成大的應屆畢業生邀請，我血液深處的基因立即蠢蠢欲動。怎麼忙，還是決定走這一趟，回家，聽聽那溫暖的浪潮聲。

花蓮到臺南一趟，並不容易。周醫師看了好幾次的鐵路時刻表，總算買好車票。早晨出發，繞過海繞過山之後，在臺北轉車。僅僅五分鐘，從臺鐵的月臺換到高鐵的月臺，我們狂奔著，然後在高鐵的車上因為安全達陣而開懷大笑，感覺，離青春，又接近了一些。

再繞過山繞過連綿的阡陌，我們來到臺南。臺南人的好客應該是出了名的，等候接待我們的學弟與謝式洲醫師，都如古代文人般謙恭有禮，笑容一如臺南的陽光，明亮而溫暖，讓我不禁自慚形穢，嫌棄自己如未受教化的蠻人。

到達畢業典禮上時，恰恰好是播放畢業生自製電影的時候。電影說的是一個實習醫生與病患的家屬，因緣巧合的互換靈魂。病患家屬成了實習醫師，莽莽撞撞的重新學習當一個醫師。一開始，手忙腳亂，亂七八糟，心電圖變成了臉電圖，把氣管內管當導尿管，抽血戳的病人成了蜂窩(當然，這純屬搞笑，現在有臨床技能訓練課程，是不會有這種情況的)，在眾人的怒罵與唾棄中，還得拼命上三十六個小時的班。在經歷困厄的磨鍊後，卻也逐步領會醫學之美，逐漸

成為能獨當一面的醫師。

我在臺下看著，眼眶濕潤。腦子裡，跑馬燈似的迴轉著那些疲累至極，身體與腦子被掏空即將崩解邊緣的歲月，就這樣詼諧卻也真實的在螢幕上演，來臺南的前一夜，不也從早晨忙碌到下一次的曙光出現嗎？可是只要走過，就像戰士炫耀著傷痕，那些苦，都會變成一種撫慰。

電影結束，時間卻不允許熱淚流下，我硬生生的吞嚥進了喉嚨，一陣滾燙的酸楚。因為畢業生主持人已經介紹我上臺。

"醫學之航，黑暗而浪濤洶湧。我們需要一盞明燈，一個 role model，來給我們勉勵。"

我心虛的上臺了。何德何能？我有的，只不過是一種愚蠢的執著，一種等同於傻子的勇氣，從來都不懂得明哲保身，也未有著作等身，一個頭銜名號都沒有的平凡小醫院醫師。我只是喜歡照顧病人，並偶爾不怕死發聲的醫師罷了。

臺上，我先大大讚許了這部影片，認為它應該問鼎奧斯卡。燈光強烈的讓我看不到任何人，我彷彿在強光裡自言自語。我開始說我醫者之路的挫折，從病人身上，從病人家屬的應對得到的痛苦挫折，與經過挫折後，我得到的成長，以及因醫而得的喜悅。這些血淚，就是醫學的黑暗與光明，醫者的承擔，靈魂的喜悅，一體兩面，黑暗與光明。承擔必帶來苦痛，可是承擔，也帶來喜悅。

醫療環境，不斷演化，有時常常變的，不像我們期待的那樣。我放了 Luke Fildes 畫的 The doctor, 治療的工具，治療的環境，與時而變，但我想醫者的眼神，應該像這畫裡的醫生一樣，深邃，嚴肅，冷靜的思考著，外界怎樣的變化，它也只停留在疾病和病患的身上，不曾離開。當醫者想改變環境時，它只是為了，也只能為了，眼前受苦的靈魂。

關注，關心而專注，那就是這畫裡醫師的形象，我想趨近的典範。

最後，我祝福學弟妹們，能一直有行醫的好朋友，和充滿支持力的微環境。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，能繼續行醫的力量。

我一直陪伴到典禮結束，撥穗時，每個畢業生都得到來自同學們最用力的喝采，我知道，新芽與希望，會播種，會成長的。而我在光陰裡遊蕩，彷彿自己又畢業了一次，而眼前仍有無限的希望。

今天開始，我，就是醫生了。

(作者為本校醫學系校友)